

善刀試鋒隨緣行

我在台灣闖蕩的歲月

(中)

●張慕飛

駐金門戰車營營長

在台灣作為一名軍人，我非常嚮往最前線的金門，這孤懸在廈門外的蕞爾小島，是中共百萬大軍渡長江解放整個大陸留下的唯一芒刺，五十多年來金門內刺中共，外刺台灣國民黨，是各自拼命要完成一己政治理想上的一個缺陷。中共要取得它才能進取台澎，台灣要想保住它才能反攻大陸，中國統一的契機、世界和平的希望都繫於這個彈丸之地。

我第一次來金門是隨蔣緯國和他的幕僚群來作戰備檢查，在太武山上一個小風景區的一個亭子上，金門防衛司令官劉玉章將軍替我換上了一顆梅花的少校領章。司令官一口關中話，對長安縣出來的我聽起來非常過癮，順便也搭了幾句秦腔，司

令官似乎滿意我這個小同鄉，同時，我也見到了西北大學出身的尹殿甲少將，他是

金防部的政戰部主任。兩個月後當我向他報到時，我是獨立戰車第一營的副營長，

我的營長是裝甲部隊有名的張顯良中校，軍校十八期一總隊的同學，他是我一九四八年初到上海所見到滿身佩有戰車牌子的軍官之一，非常海派，一口上海官話，半口英語。我由人事官陪著進了他的洋鐵皮活動房屋辦公室，幾乎全是站著，而他吸著駱駝牌香煙坐在一張藤椅上，他是蔣緯

國面前的紅人，裝甲部的高級軍官都捧著他，他曾是蔣緯國當旅長時的隨從參謀，從上海、台北到金門，這個營的隊職官多半是軍校十八期畢業的，每個人身上至少有六、七塊戰車牌子，個個身材挺拔，皮鞋錚亮，動作俐落，但職業教育上平平，

武德教育上卻連累了他們的主帥。

不久，張顯良營長進了台北軍官外語學校，由我代理營長，我已可以有營長的作為。本部連或稱勤防連及第一連在夏興，三連在山外，二連在金東，我首先在倉庫裡找到了一個連隊的淋雨器，修整堪用，用柴油發動燒水，讓每連的官兵每周至少有一次洗熱水澡的機會。這項福利連步兵師的師長們都很羨慕。

金門有一個美軍顧問組，各兵種校官十餘人，在中國工作，享受著美軍待遇。他們在金門有俱樂部，我偶爾去吃頓西餐，或去喝點啤酒，特別是幾位會說西班牙話的老美，常來找我窮聊，我的營部也成了他們的俱樂部，空閒時候我們一起在山洞裡射擊啤酒罐子，在面東的海灘上約同西方公司的一群CIA的老美，一塊作伴

潛水運動。

外賓來訪擔任翻譯

一次南美洲玻利維亞副總統雷欣來訪，台北國防部要我先就近請商余伯泉副參謀總長關於簡報的內容，余伯泉及張國英司令官商妥後譯成西班牙文簡報。我與余張二位商妥定稿交繕，看狀況要作即時口譯了，司令官劉安祺上將要先譯，交余副總長審定後再報。晚餐幾位將軍猛灌我金門高粱酒，飯後我用電話告知顧問組的朋友們，說想喝點威士忌，一位原古巴籍的炮兵少校等我，我們又來了幾個「TRAGO」，然後開始合作我的西班牙文講稿，一直搞到第二天早晨，我們還去望了法國神父的一台彌撒。

九時許司令官副總長陪同貴賓入座，外交部的禮賓司副司長夏功權、曾憲揆同來，賓主入座後，我先向司令官請求允許開始簡報，簡報中間一切順利，曾憲揆向我連伸大姆指。簡報完後照例問主賓有否問題，雷欣副總統注意到中美協防條約的細微末節，及國際法上國際水域、防警和中美協約生效的時刻，先有參謀長答覆，後有張國英將軍答覆，我一譯成西班牙

語，中間我翻到國際法的時候，我把名詞先說，再說形容詞，這是英語說法，雷欣聽懂了英文這個單詞還點頭表示會意，說明主賓會英語，再下一個問題提出前，我請示司令官，主賓懂英語可否請余伯泉副總長直接用英語答覆，余伯泉是學法律的，中美協防簽約時他正是總連絡官，所以逕自答覆如數家珍，賓主皆大歡喜。原來我們顧慮左翼的雷欣會向我們提一些彆扭的問題，但沒有發生這些不愉快的事。接著是參觀，我和主賓一樣深為我們金門防備設施感到不凡。

另外一次是厄瓜多爾共和國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來訪，我又被拉差作翻譯官，演練的項目是單純的海岸防護射擊，也就是說當敵人以船團向我發起登陸攻擊前，我防衛炮兵對敵所作的不同時刻、不同距離的防護射擊，用炮彈幕圍截斷敵人一波一波攻擊，這確實是震撼人心的演習，當幾十門榴彈炮同時射向我們海岸，射擊的彈幕一次比一次接近我方海灘的時候，真是有排山倒海的聲響與威力，似乎海空的顏色為之一變，在炮兵指揮官一面說明我一面翻譯的時候，我也聚精會神的欣賞這種精彩場面，當指揮官說到，經我分次彈

幕射擊之後，敵人船團頓時「陷於混亂」，「陷於混亂」這個西班牙的軍語詞叫我怎麼也想不起，這麼一停頓，主賓首先發覺，其餘不懂西語的人也都有了感覺，靈機一閃我脫口而出的是敵人船團立刻陷於「亂七八糟」，這種王婆罵雞的俚話，竟代替了軍語，主賓竟為我的機靈鼓掌而連稱 VAYA JALBO！

作戰演習獨斷專行

獨立戰車第一營在金門的主要任務不是接待外賓，而是金門防禦作戰中總預備隊的打擊主力，所以除了外務之外，我的正業是演練部隊完成最佳的戰備，作戰之外，也就是說炮響之外，我們正常的日課，從單車到組、班、排、連的教練包括機動、射擊、通訊、維修，一個步兵單位，各人把自己的武器擦拭保養好就是滿分，戰車兵除個人武器一挺衝鋒槍、一隻手槍外，還有戰車、火炮、通訊裝備、五〇機槍，包括刷洗履帶，戰車兵的工作永遠沒個完，我最喜歡的科目是運動中實彈射擊及全營三個戰車連一個裝炮連和一個搜索排的機動活動，不管有無作戰任務，當一個營在各線已構成通訊網的時候是最愜意

最神氣的時候，營長開始呼叫：「野馬、野馬注意，我是方塊六請依次構成通信網」，作戰官在另外一部戰車上，通常保持緘默，必要時隨時進入。

一次夜暗機動中，金門的戰車營統統投入，近百輛戰車在墨西哥有限的空間裡進入結集位置，所有通訊靜默，所有車輛僅靠尾燈識別，而對岸村莊燈光閃閃。我因接到上級交代任務而離隊，二十分鐘後在返程進入集合地區自己的位置時大費周折。無線電靜默中，引擎卻仍隆隆作響一片漆黑的夜暗中，我突然發現左側車輛天線杆上的小三角旗在天際飄動，我立刻靠攏，那是我第一連連長車。部隊失落了指揮官；拂曉通過攻擊發起線構成通訊網時，方塊二才發覺我就在他的左側，有了指揮官，從隊形上都看得出來它的戰鬥力。

金門原是個地脊民貧的小島，但生產高粱，加上水質不錯，於是給金門帶來了上好的高粱酒，金門三寶酥糖、水產、高粱酒便成了返台灣度假官兵們最佳的禮品。後來再加上了工藝品的生產給金門人民及官兵們帶來了不少的福利。

金門的企業有的是純民間的，有的是戰地政委會的，他們有的是原料，有的是

勞工，但缺乏運輸，剛好酒廠就在我營部附近，司令官一句話，戰車營的一般車輛的支援運輸便成了軍民合作的佳話，而酒廠老板的勞工更是源源而來，所以我的營部裡經常到處是酒，當然更練好了我的酒量。一九八〇年代我應聘在拉丁美洲作外交工作，金門高粱酒又變成我的外交工具。

勞軍小姐戰地春色

金門是戰地，戰地政務也有全套的文化活動，東西南北中各區都有電影院，台灣更不斷來有各種勞軍演出。金門軍人之友社的總幹事是我的師友，常有特別為戰一營的勞軍節目，那些如花似玉的勞軍小姐的確為金門增加不少春色，因而產生了很多戰地佳話。

金門部隊有幾萬官兵，軍官有返台探親的假期，高級軍官也有眷探的例假，可是士兵們很少有跟婦女接近的機會，戰地政務委員會就和政五民政事務單位合作經營了軍樂園，這種變相的妓院也有軍官部，那時大家還不知道有愛滋病，但軍醫部門卻做了防護措施，這是不得已的作法，卻在軍風紀方面作出了貢獻。

軍中有許多的文康活動，卻沒有宗教服務。一九五二年在西班牙天主教聖體大會，我曾經向當時紐約的紅衣主教史培爾曼提到軍中宗教問題，他把問題交給了他的榮譽助手于斌總主教，主教一次對我說，那是你們軍隊應該提出的，我的確羨慕有些國家軍中宗教的活動。軍隊政工作了，很多了不起的工作，但不能代替靈魂工作，試想一次戰役前後該多麼需要宗教服務

一九六〇年代我在台中，當時蔣緯國司令曾經要我在清泉崗研究建築一間簡單的（CHAPEL HOUSE）聚會所，不光是為天主教服務也為其它宗教服務，這個偉大的構想，在他在我都只是曇花一現，我雖然也和當地的宗教領袖們談過，後來職務調動，就再沒有任何人提到過了。

倒是有位法國方濟各會士羅寶田神父，五〇年代從湖南被驅逐到台灣之後，發現了金門是塊樂園，他居然在金門生了根，非必要時他總是半軍不民的打扮，但彌撒不缺！有時也會給我一杯葡萄酒喝，有時還塞點巧克力給我，他老人家有部摩托車，它的汽油與維修是到處打游擊，五〇年代的末期他除過在金門城有教堂外，我

們教友們一塊一塊磚的捐獻，助他在山外又建了一所教堂，後來政治部主任換成了天主教的王和璞將軍，我們到教堂去的時候更舒服一點。七〇年間一次陪同外賓去金門，神父還安排了兩個士官領洗，我和王將軍分別擔任了代父。偶爾到金門訪問的外賓，居然有人要求要去看神父朝拜聖體，慢慢的金門設了金馬天主教宗座署理公署，台北總主教狄剛兼署理，更好的是一位西班牙的耶穌會士費俊德神父變成了一位西班文中心，一個仁愛之家和一個仁愛修女會和四位外籍修女。

大學女生安全顧慮

每年暑假，救國團總安排大學生來金門作戰鬥訓練，有一年則有全國五百個女大學生來金門作三周的戰鬥訓練，炮指部的政訓處長和我分別擔任輔導，並從各單位調來一些軍官協助輔導。這是一個盛大聚會，國防部一面要讓女大學生了解金門，一方面也藉機讓女大學生們接受一些軍事訓練，她們能接收多少我不知道，但她們全體的安全變成了我們主要的責任。第一天開訓典禮集會中，便有三個同學戴著

鋼盔中暑倒下來，輔導員們把她們抱到救護車上施救。本來金門的預備軍官們常到我的營部來看我，這時更是絡繹不絕，他們也給我不少的幫助，但也給我帶來許多安全上的顧慮，幾乎每晚我要帶著值日官查夜。

這些同學中有台灣大學的，有師範大學的及東海大學的，我的經歷及軍人儀態也變成了她們關注的對象，司令官特別關照注意女生們的安全，也要注意她們隊職官的安全。

金門戰車換裝成功

我們在金門的戰車，原來都是當年二次大戰時島嶼作戰的 M5A1 小型配 37 炮的輕戰車，M5A1 對付微弱的登陸船團及人員足可運用。但至今五十年代後期 M5A1 已落伍了，台北美軍顧問組及金門師參謀長以上有一個換裝會議，大家自由發言各陳利害，我看坐在坐有不少裝甲兵先進也都一一表達意見，最後陸軍組組長勞森上校提高嗓子說：「請西班牙陸軍大學回國的張少校發言。」他滿以為我跟他一樣的看法，我卻說：「上校，抱歉，我也主張換裝。」他說：「為什麼？」我說：「

上校，你的 M5A1 迷你戰車我不能用，因為我進去了出不來，我出來了又進不去。」與會同仁哄堂大笑。廿分鐘後，顧問團副團長一位傘兵准將說，我們決定換裝，主要理由是張少校進不去這種戰車。後來我們能在金門換裝成 M-18 及 M-24 我也有一份功勞。

金門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廿三日炮戰之前已有過炮戰，都是零零星星的，雙方的射擊都是雙方單位主官的意圖，有的是久休不戰，打打炮提提士氣，有的是按照單位訓練的需要，有的是臨時發現狀況表現。

雖然如此，有時也造成相當的損失，兩岸的居民在正常狀態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都有各家避彈所、防空洞，一旦看見對方有動作，或脫炮衣或車輛進出頻繁，對岸的人民都自動休息，有的是聽見第一發炮彈響才返回，來不及的就地臥倒，金門平時的傷亡跟一個城市裡的車禍一樣，但是八月二十三日這天，大陸第一群炮彈，擊中了三位副司令官，這實在是戰史上罕見的奇事，當然對岸炮群長年標定的目標有他們的邏輯，不能說這是運氣。

(下期續完)